



李凤莲

何洛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



松风

中国书画函授大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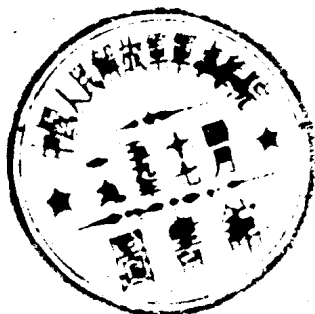
中国书画函授大学



2 032 4441 7

李凤莲

何 洛 著
沙更世插图



中国青年出版社

1959年·北京

李 凤 遼

何 路 著

沙 更 插图

*

中 国 青 年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东四12条老君堂11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登记证出字第086号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总经销

*

757×1092 1/32 5印张

1959年3月北京第1版 1959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0 定价(4)0.86元

內 容 提 要

本書是一本傳記故事，敘述勞動模範李鳳蓮的一生。她出身於陝北的貧農家庭，從小依靠乞討為生，跟隨母親挨凍受餓。父親是個雇工，由於還不起地主一斤豬肉的債，就將她賣給財東作童養媳。她受夠了毒打和欺凌的種種虐待之後，曾想過跳崖自殺。幸亏不久陝北鬧起革命，她終於被紅軍的宣傳員救出，參加了游擊隊。

經過黨的培養教育和實際鬥爭的鍛煉，她提高了階級覺悟，發揚了高度的革命積極性。無論是生產勞動或工作學習，她都走在最前面，同時還被選為邊區參議員。解放以後，又被選為全國人民代表。

李鳳蓮參加革命後，熱愛黨，熱愛人民，善於幫助同志，耐心團結羣眾，不管上級分配她什麼工作，都無條件地絕對服從，而且總是想盡辦法去克服困難，全心全意完成自己所擔負的任務。

從本書里，讀者不僅可以看到勞動人民的高貴品質，看到共產黨和毛主席的英勇領導，而且還可以看到中國革命的艱苦歷程和新舊社會鮮明的對比。

封面設計：沙更世

目 次

娃娃討飯去	3
小小的报复	6
一斤肉的代价	10
奴隶生活	15
再挨两年吧	20
天快亮了	25
小交通員	29
大司务	33
毛主席来了	37
折頁能手	41
光荣入党	45
突击开荒	50
救出泥坑	54
儿童干事	60
赵占魁运动	65
整风和肃反	69
双喜临门	73
给大家解决困难	77

到地干班学习	82
备战备荒	87
再见吧！延安	91
战斗中生产	95
黄河岸上	101
孩子们的家	105
出席全国劳代大会	109
接管被服厂	114
再来个圈套	118
了解工人，关心工人	122
整理宿舍	126
改善伙食	130
追查工资	137
生产与福利	142
“咱们是亲骨肉”	147
最大的荣誉	151

娃娃討飯去

北风怒号着，直往洞口扑来，門上挂的草帘一鼓一鼓的，看看要被吹落下来了，李三嫂赶忙又在压帘的那块挡板后面，再垒上几个大石头。可是只要不燒火，这个破窑里面总是冷冰冰的，冻得孩子們一个劲儿发抖。

“媽媽，我餓了。”

“我冷，我冷，媽媽。”天德子和改挡两个小孩牵着李三嫂的衣襟哭嚷。可是，哭嚷又有什么用呢！柴沒柴，米沒米，李三嫂看到大大小小挨冻受餓，心里就象刀絞一样。忍不住，她也鼻涕眼泪地，坐在草鋪上发呆。女儿凤蓮才六岁，倒挺懂事儿，一見弟弟妹妹哭嚷，就跑到窑外去捏了几个雪团来，拚命往他們嘴里送。

“吃吧，这是白糖，这是鸡蛋。”說着，她那小嘴还故意叭打叭打地响了几声。妹妹算好，勉强吃了几口，弟弟呢，干脆把它扔掉，哭得更厉害。这光景，叫做媽媽的多么难过呵！李三嫂想了想，就咬咬牙，找来一条細繩子，不顧改挡的哭叫，一头拴住她的腰干，一头系在頂門石上。然后，挡好洞口，拿起棍子、破瓢就带着凤蓮和天德子，出外討飯去

天阴沉沉的，象一块很大的鉛皮，空中飄舞着雪花；冷风

一陣緊似一陣，直往脖子里鑽。小兒子走不遠他就不走了。

“天德子，咋樣？”媽媽問。

“我餓，走不動。”

“不走，到哪尋吃的？”三嫂的眉頭越皺越緊了。

“媽媽，就在村里要點來吃吧。”鳳蓮說道。

“娃娃，你說的容易，咱村窮，全沙家溝才七八戶，都是扛活打短的受苦人，誰有得給你？”

“好，弟弟，走不動，我來背你。”

“不，不。”

鳳蓮挺愛弟弟，弟弟也挺愛她，兩個娃娃就手拉着手向前走去。

沙家溝，屬陝北靖邊縣管，離長城不遠，這一帶都是西北的黃土高原，山多，樹少，風沙大，地廣人稀，翻一架山梁，上下好幾十里，走半天還不易找到一口水喝。路狹窄，彎彎拐拐的，挺難走。她們剛爬上一個小坡，一只黃狼就從前面竄過來，弟弟嚇得大哭。鳳蓮只好背上他，又慢慢往坡下溜。不大會兒，來到一個莊院，門面比較高，牆上有枣刺，看樣子，象個財主家。媽媽就說：

“鳳蓮，你在這兒守着弟弟，不要讓狗咬着啊，等我去看看。”說話間，一只又肥又大的黃狗跑來了，它“汪汪汪”地叫着撲過來，媽媽用棍趕也趕不開。不大會兒，出來一個女人，除了棉衣棉褲棉鞋而外，她頭上帶的棉耳帽，完全遮蓋了臉蛋，只露出一張嘴和兩只眼睛。她大聲喝道：“你們來干啥？”

“太太，行個好！有啥吃的，賞給一點罷。咱全家人夜個

儿就滴水沒沾唇啦。”李三嫂合着那枯干的双手，不住向太太拜求。

“哼！狗還沒吃的哩，給你！”

“太太，太太，就把狗吃的給一点儿也好，太太，……”

不顧媽媽苦苦地哀求，那女人“澎”的一声把門关上了，再等再叫，还是沒啥希望。媽媽只好帶着孩子們又到別的人家去。走了好几处，才討到了两块“狗干”。狗干挺硬，上面已經生了綠毛，接过来，弟弟就搶着啃了几口。凤蓮和媽媽又把弟弟剩下的，分吃了半块。再走，啥也討不着了。雪愈下愈大，风象刀子似的，刮在臉上。娃娃們沒穿褲子；脚趾头也露在鞋外面，單靠那件补綻很多的破羊皮袄，能頂啥事儿呢。娘儿三个全身湿漉漉的，冻得直打哆嗦。走着走着，忽然脚下一滑，凤蓮把背在背上的弟弟摔下来了，媽媽正要伸手去打她，一看她也躺在地上，就不打她了，用袖子揩着她的臉，哭着說道：

“老天爷呀！咋不睜眼啊！娃娃，誰叫你們生在我家，不生在財主家。唉！苦命的娃娃！苦命的娃娃！”

媽媽哭，两个孩子也哭，跌跌碰碰的，走到一棵大树跟前，她們索性就坐下来歇脚。凤蓮見媽媽臉上鼻涕眼泪都冻成了冰条，就一面給她擦着，一面好奇地想：“为啥我們就沒吃沒喝呢？”

雪漸漸下得小了些，风却刮得更厉害了，不知是个啥鳥，落在媽媽跟前。

“啊！这不是个死老鵝嗎？”凤蓮要想拿回家去煮了吃。媽媽說：

“唉！吃个啥。这样冷天，連鳥也冻死了，我們也冻死好了。早冻死一天，少受一天的罪。”

話虽然是这样講，老鵝終于被拾了起来。当她們正想轉回家去的时候，才发觉路已被雪封住了。媽媽悲憤地說：“要找不到路，我們就真的死在这儿吧。”凤蓮不知媽媽說的是气話，她反对道：“不，不死，媽媽，我記得这就是路。”

“好，路边有砍倒的树桩子，你就找罢。”于是，媽媽携着弟弟走在后面，凤蓮折了一根蒿草棍前边开路。她扫雪扫得挺起劲儿，蒿草毛都扫掉了，她的手还在摆动着。很快果然找到了路，媽媽亲热地紧握着凤蓮那双冻僵的手，夸她道：“你真是个好娃娃！真是个好灵醒娃娃！”

小小的报复

李三嫂一家除了討飯以外，就靠到地里去挖野菜，拾落穗和摘树叶来充飢。是秋收的季节了，这一天运气还算好，凤蓮和天德子在地里、路畔，連拾帶挖，弄回来滿滿一籃子土豆和茴蒿子什么的，可把媽媽乐得个够。算算日子，恰巧又逢八月十五，于是，一到傍晚，全家人就做起月餅来。月餅是用糠面面夹土豆餡做的，这已經是不容易吃到的食物啦。媽媽和面，天德子生火，凤蓮到沟底去提水，忙了一陣子，月餅終于蒸好。媽媽特意把一块大的压帘石搬到洞口外面来，好全家賞月。月亮也算做美，张开了圓圓的笑臉。媽媽剛出洞口，就仰起头来望着月亮出神。她不住地說：“月亮菩薩，月亮菩薩……”

“媽媽，你跟誰講話呀！”三岁半的改挡咬口月餅問。凤

蓮和天德子也不覺笑了起來。媽媽一屁股坐在地上，又道：“咳，鳳蓮你八歲了，天德子也滿了六歲半，可是你們啥也不懂。要不是月亮菩薩照著我們，我們窮人早死光啦！……。可惜月亮這樣好，你爹，你姐姐都不在家。……”

“捎個信叫他們回來吧。”

“傻丫頭，你大姐二姐早賣給人家了，咋能回來？你爹也出去了兩年多沒個影兒，准是財主把他扣下了。”媽媽越說越難過，偷偷用手擦了擦眼睛。

“哼！財主真壞！”鳳蓮心裡恨恨的，臉上現出怒氣。同時，她又想起今天遭遇的事情來：惡霸地主錢大爺的兒子錢狗娃，不僅把她和弟弟以及別的窮孩子們拾的野菜堆、土豆堆用棍打散了許多，不讓她們拾，而且还照她們身上、腿上打了好幾棍哩。這些她都沒向媽媽說，也叫弟弟不要說，免得媽媽氣，可是這個氣還是要出才行呀。對，她思考了一會兒，就把弟弟拉到一邊咬起耳朵來了；天德子點點頭，鳳蓮告訴媽媽，說他們要到孫二叔家找小杏兒玩。媽媽本想不讓他們去，但今晚是中秋節，應該叫孩子們高興高興，也就說道：“好吧，要早點回來呀！我和改擋也到劉大媽家串串門。”姐弟倆赶忙回答“嗯”，“嗯”。

月兒愈升愈高，升到天幕的當中，似乎就停止不動了。野地里一片銀白。山崗，樹影，什么都看得清清楚楚。這時候，離錢大爺家不遠的一棵榆樹下，聚集著四五个窮人家的孩子。坐的坐，站的站，有的還在捉對摔跤。誰被摔倒了，大家就哈哈笑。忽然，從錢家那個方向，有一個孩子飛跑過來。

“快！快！”孩子們拍手歡迎他。他一到，氣還沒喘息過來呢，鳳蓮就問：

“雞娃子，問的咋樣？”

“今晚他還去鎮上嗎？”別的孩子也圍了攏來。那個名叫雞娃子的小孩，連連點頭道“行，行，听家富哥說，今晚中秋節，錢大爺要去前庄賭錢呢。狗畜的，遲刻快吃喝完啦。”家富是幫錢家放牛的孩子，就是雞娃子的堂哥，他的話准可靠。

“好的，干吧！干吧！鳳蓮姐，你下命令。”一個包羊肚子頭巾的孩子用手推了推鳳蓮。鳳蓮叫他講話小聲些，接着她就吩咐大家，各人按照事先派定的事兒去干。孩子們倒听指揮。除了那個包羊肚子頭巾的孩子帶着天德子他們去拔草折樹枝而外，鳳蓮就和雞娃子到大路上去挖坑。與其說這是坑，不如說這是橫在路當中的一條短溝。挖好短溝，她又從帶來的糞筐內，小心地取出用樹葉包好的几包東西。東西倒進坑里去了，她皺緊眉毛，偏着頭，趕忙和雞娃子再在坑上間隔地放了一根一根的樹枝，鋪上淺淺的雜草，雜草上面，又撒上一層薄薄的浮土。事情辦得倒是細致。一切都弄停當后，孩子們才象一窩麻雀似的，扑喇喇，飛到离路旁几丈遠的土堤下面躲了起來。

好容易等到半炷香的工夫，天德子和另外一個姓陳的小孩就有些不耐煩了，他倆盡嚷着要回家。

“別嚷！別嚷！”鳳蓮向他倆直擺手。說話間，忽然听到嗚嗚地响了一聲，錢家的大門打開了，露出了一星燈火。

“哦，來了！來了！”

“別言聲！”孩子們互相告誡着。眼睛睜得大大的。果然兩個人影出現了，他們直奔大路而來。

“是錢大爺嗎？”包羊肚子頭巾的福喜懷疑。因為錢大爺每晚上鎮賭錢，管家楊三總是打着燈籠走在前面的。可是邇刻沒有亮光。“是呀！……哦哦”鳳蓮馬上省悟過來了：“也許今晚有月光，不用燈火吧？”人影愈走愈近，福喜低聲道：“對着呢，你看，楊三跟在後面了，提着燈籠，沒點。”不大会兒，前面的那個人影象是一腳踏虛了吧，他來了個“餓狗搶屎”，趴在地上。

“啊呀！怎麼道上有個坑？”

“沒摔壞哪里吧？東家。”楊三關心地問，趕忙上前兩步，把東家扶了起來。剛轉身，不料他也一腳踏進坑里去了。

“啊呀！怎麼這邊也有坑坑！”沒等他立起身來，錢大爺就在喊：“臭！臭！點上燈籠看看。”可是，楊三沒有先去拾燈籠，却是用手去摸他的鞋子。因為他覺得那踏進坑坑里的腳，象踩着稀泥糊糊似的。不摸則已，一摸，果然手掌沾上了稀東西，月光下還來不及舉手細看，他的鼻孔就已聞到這是什麼了。

“狗屎的！這是稀糞，誰搞的鬼呀！東家。”

“啊！稀糞？操他祖宗八輩，查出來是誰，要好好地治治他！”錢大爺一面罵，一面又叫楊三想法找點什麼來把鞋襪上的稀糞擦掉。當楊三離開道路，去墟里找尋雜草和干土塊的時候，孩子們在不遠的土堤下，捏着一把汗，把那剛要爆發的狂喜，完全澆熄了。他們立刻意識到：如果要被楊三發現了的

話，不知會遭受一場怎樣的災難。鳳蓮比比手勢，叫大家藏起頭來，不要出聲。同時她把蹲在身邊微微發抖的一個小女孩子小杏抱得緊緊的。誰知正在這個緊要關頭，忽然遠遠有人在叫：

“鳳蓮！鳳蓮！天德子！……”

“小杏！小……杏！”

顯然這是李三嫂和孫二嫂的聲音。六七歲大的孩子小杏有些沉不住氣了，要哭又不敢哭，想言聲又不敢言聲，鼻子里只是“呼哧呼哧”的冒氣。鳳蓮怕出亂子，趕忙向大家擺擺手，又捂住小杏的嘴巴。錢大爺和楊三連罵帶嘟囔的，終於擦干鞋襪走掉了。媽媽們的叫喊聲，也漸漸愈去愈遠。這時候，勞孩子們才從土堤下立起身來，發出勝利的歡笑。“哈哈哈哈哈！”“嘻嘻！”“嘻嘻！”“啊！……”這個笑，不僅表示出他們對錢家來了個小小的報復，而且也象慶幸剛剛脫離了一場大禍似的。

一斤肉的代價

初冬，一個少有的晴天。風勢很小，草帘卷了起來，陽光從洞口慢慢爬近草鋪，已是中午時分了。媽媽坐在那里給人打炕席，天德子和改擋也偎在她的旁邊玩耍。鳳蓮洗淨腌好的楊樹葉後，正要將它下鍋，忽然瞧見洞外走進一個人來。

“啊！爹！”聽到鳳蓮的叫声，李老三不覺一楞，他皺皺眉頭，心里似乎挺難過，當他走到女兒跟前來的時候，就伸出那雞爪子似的双手，摸摸鳳蓮的臉蛋。

“你回來啦！”李三嫂又象親熱又象平淡地問。老三沒言

語，停了一停，他才向三嫂叫道：

“娃他媽，你跟我來！”

“干啥？剛回就……？”

“你來嘛，有話跟你說。”

媽媽跟出去了，兩人噙噙咕咕不知講了些什么。一会儿，只听媽媽嚷道：

“唉呀！老天爺，你還不如賣我！……”

回到窑里來，媽媽只是哭，哭得身子一抽一抽的。三爹蹲在地上也哭；鳳蓮很詫異，可是又不敢問，以為爹爹媽媽哭，是怕討不來飯哩，她和弟弟妹妹只好站在一旁发呆。終于，老三立起身來了，他從懷里摸出兩個煮雞蛋，一個糠窩窩，遞給鳳蓮道：

“娃娃，吃罷。”鳳蓮接過食物，給了弟弟妹妹。媽媽赶忙說：“鳳蓮，你就自個吃！別給他們。”

“姐姐，我們一道吃。”鳳蓮將天德子交回來的一半，又轉遞給媽媽。媽媽直搖頭，推開她的手，哭得更厉害了。這時，附近狗叫起來：“汪汪，汪汪，汪汪汪汪，……。”隨着狗聲，門外有人問道：

“李老三在嗎？”老三心里明白，“咳！”他嘆了一口氣，趕緊鑽出窑外，想讓來人進窑坐。

“他媽的！你窑里有啥坐的地方，快叫她走！”

李三嫂、鳳蓮、天德子和改擋，慌慌張張地也跑出窑外來了。一看，除了幾個瞧熱鬧的鄰居而外，原來還有三個客人牽着一匹癩馬，正在粗聲粗氣地和三爹講話呢。其中一個頭戴

毡帽，身披羊皮短袄的家伙，对凤莲唠唠嘴又看看老三问：“就是她？”老三点点头，双手敲打着自己的脑袋。戴毡帽的就走到凤莲跟前，打算来拉她。凤莲懂得这是怎么回事了，她駭得“哇”的一声大哭起来，而且抱住老三的大腿不放。老三愁眉苦臉地弄得沒了主意。來人亲自下手，他們把凤莲拖的拖，抱的抱，送到馬背上去。李三嫂捶胸大哭，孩子們哇哇嚎叫。邻居們看到也挺难过。一位白胡子老汉說道：

“狠，狠不过老天，穷，穷不过离散，乡亲们行个好，就留下她罢。”

“留下？哼！”那个戴毡帽的答道：“你問問李老三本人看，欠了东家的錢，三年本利沒还一个，拿女儿去作童养媳，难道还算亏了他？”

“天哪！我只吃东家一斤肉，还是給摊派的，”老三蹬蹬脚，大喊大叫，“誰知道三年的‘駟打滾’，就害了我女儿啊！！”說着，老三也痛哭起来。凤莲的手脚拚命乱动，几次滾下馬鞍，几次又被抱住，終于在一片大大小小的哭喊声中，她給綁上馬背带走了。

提起凤莲被卖去的这家財东，在周圍数十里以內，倒是挺有名的，她姓袁，是个女人，信佛教，而且还開設得有神堂。逢年过节，或遇到生病什么的，短不了有些老乡們要来她家燒香。女財东所住的地方挺不坏，这是一所大的院落，有圍墙，墙上有枣刺，背后靠山。院落右边，还排着一列整齐的窑房，前面有一个場子，大概是作为打谷或晒粮食之类用的。当凤莲一被驮到庄院門前，就讓人从馬上拖了下来。